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午后

科幻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午 后

杨 平

午 后

杨 平

秃尾越来越老了。

从这边的山头到草原那边的山脚是它的地盘。去年它还控制着那座山一半的山坡，可自从被白毛打败之后，它很识趣地再不爬上去了。它隐约记得以前自己曾拥有更大的地域，非常大，随着一次次败给其他恐虎，只能一次次放弃领土。那些年轻的、正值壮年的恐虎，非常乐意在边界挑衅，和它大战一番，然后得意地夺走那些本来属于它的山坡、草地、河流、湖泊……小时候它曾和哥哥们在一个湖边的草原上嬉戏。那片湖在哪里它已经忘了，只记得阳光照在粼粼湖面上，它躲在野花和青草丛中，为伏击哥哥的尾巴紧张得浑身颤抖。

它慢悠悠地走下草坡，回头望着尚还属于自己的大山，风从身边轻掠而过，吹动青草，吹动它的毛发。从尾巴上传来隐隐凉意。积雪早已不见了，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，那些活跃的小东西也渐渐多了，有好吃的兔子、嚼着费劲的毛鼠、跑起来飞快的短尾狐，还有不到万不得已它绝不去碰的各种虫

子。草原很平静，昨天在这里歇脚的牛群已经不见了，它们每年要经过这里两次——它早已不奢望能抓住一头牛，现在哪怕是小牛也能轻松甩掉它。

空气中传来一股味道，秃尾立刻兴奋起来。风继续吹，它抽动着鼻子，冲风来的方向扬了扬头，短暂的几十年中不知曾闻到过这味道多少次。

这是野兔的臭味儿。

它慢慢走上面前的草丘，味道更浓了，似乎舌头伸出去就能舔到。有小东西在草丛中走走停停，踩折草叶，撞飞虫子，腾起泥土……这些声音伴着它们身上的气味借着微风攀上草丘，钻进那头恐虎的耳朵，拨动耳毛，叩击耳膜。仅凭声音它已能判断出兔子在哪里，而且知道不止一只。

它停止了一切动作，雕像般立于草丘顶上，眼睛死死盯住下面起伏的草丛。草叶在晃动，兔子绿色的毛在叶片间忽隐忽现。它的爪子慢慢从肉垫中伸出，抠进泥土中，调整好自己的姿态，准备扑击。

忽然，秃尾一跃而起，冲向草丘下那几只神经兮兮的兔子。它们四散奔逃。它没指望能一击而中，冲刺只是为了惊起猎物，以便确定抓哪一只。总共有三只兔子，其中一只的毛尚未完全变色，还残留着冬天的保护色，一块白一块绿的。

秃屋没有停步，直接冲杂毛兔扑去。小东西很机灵地不断变向，忽左忽右，让它很难受，总是冲了几下就赶紧急刹车，转个身再追，根本放不开步子。兔子背上那块白得耀眼的毛在眼前晃来晃去，就是够不着。追了一会儿，它已经感到腿上隐隐作痛。

杂毛兔脚下一滑，整个后半身贴到草地上，它紧蹬几下，又爬了起来。不过，这短短一瞬已足够了，秃尾的爪子向前一伸。拍在兔子的背上，爪尖嵌进肉里，猛地一甩。兔子被甩得腾空而起，重重摔在草地上。它走到昏迷的兔子旁，拨拉了几下。小东西一动不动，血从背上冒出来，顺着草叶渗进下面的泥土，淹死了两只虫子。它低头闻了闻，热乎乎的臭气从小小的躯体上散发出来，小东西还活着。它又拨拉一下，兔子依然不理不睬。它决定先把猎物转移到老树下再说，低下头想叼住兔子。

兔子忽然翻身而起，向秃尾冲过来。这个大胆的举动让它一愣：从来都是恐虎追兔子，今天怎么倒过来了？兔子嘴角流着血，龇牙咧嘴地扑到秃屋面前，趁它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钻到它身子下面，跑掉了。秃尾还算反应快，立刻转身追击，已不见兔子的踪影，只有淡淡的气味环绕四周。它无奈地四下张望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。阳光依然明媚，风依然轻柔。它觉得累极了，后腿的酸痛越来越厉害，呼吸也更费劲了。

这时某个地方传来低低的咕咕声，它知道这是兔子在笑，它们高兴的时候喜欢发出这种诡异的声音。每年总会有那么几天，整个草原到处都是咕咕叫的兔子。兔子的笑声激怒了年老的恐虎，它蹿起来，疯狂地在草丛中扒拉，寻找兔子洞。

循着气味，它很快找到了兔子藏身的洞。它用爪子拍打洞口，冲里面吼，想把兔子吓出来，但徒劳无功，小东西还是在里面咕咕笑着。洞口的血迹在空气中散发出腥气，刺激着它空空的肠胃。心烦意乱的恐虎开始挖洞口的土，想把兔

子从洞里挖出来。

不久，它挖了一个很大的坑，却丝毫不见兔子的影子，只是发现了些干叶子，也不能吃。它停下来喘气，饿得头晕眼花。咕咕声消失了，空气中都是泥土的味道。兔子可能从别的洞口跑掉了，它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歇了一会儿，它站起来，缓缓走开。

老树是这片草原上孤零零长着一棵大树，很大，很老。树干比秃尾的身体伸直了还粗，树皮坑坑洼洼、粗糙不堪，秃尾很喜欢在上面蹭痒痒。树冠向四周伸展到很远，枝杈十分浓密，下雨的时候它喜欢在这棵树下避雨，一点儿都不会淋湿。

还没进入树冠的影子时秃尾就停下了。它抬起头闻着，不安地甩动尾巴。

有另外一只恐虎。

又走了几步，秃尾突然意识到气味带来的信息：这是一只母恐虎散发出来的气息。但除了久违的雌性刺激之外，它觉得那气味中还有别的什么，但一时想不起来。它小心翼翼地走上去，走进树冠庞大的阴影中。

血，草叶上流淌着血。

温热的鲜血在午后的热气蒸腾下弥漫着浓重的腥味。沿着血迹，秃尾发现了倒在老树旁的母恐虎。它一动不动，只有腹部尚在微微起伏，脖子上的伤口往外一股股地冒血，喷在青草上，将叶子压倒，泡在血水中。公恐虎的到来常常意味着麻烦，而母恐虎则会带来一场艳遇。秃尾走上去，低声哼哼着表示友好，对方只是眨巴眨巴眼睛，没有出声。

秃尾发现在母恐虎前腿上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。它闻了闻，没什么味，舔舔，涩的。母恐虎抽动一下，哼了几声。

草原春天的风吹动两只恐虎的毛发，正在生长的草地在阳光照耀下青翠无比。母恐虎的气味和季节神秘的导引令秃尾兴奋起来，它轻轻地舔着女友的脖子，不停哼哼。母恐虎眯着眼睛，任由它舔。这样的情景很久没有了，它想起以前见过的那些女友，它们总是来去匆匆，完事后就消失在草原的远方，再不回头。

它一下下舔着母恐虎脖子上的血。

舌尖传来鲜血的味道，它的腹中一阵绞痛。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它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只狡猾幸运的兔子和冒血的躯体。它又舔了两下，血混着唾液流进了肚子里，胃部激动地收缩着。饥饿感更强了。

它一口咬住了母恐虎的脖子。

母恐虎惊讶地发出一声叹息，剧烈扑腾起来。本来秃尾咬下去只是一时冲动，甚至有些心不在焉，但对方的反抗使它的兽性完全爆发出来。它死死咬住，让热乎乎的血顺着喉咙流进空空的肚子。母恐虎的爪子抓在它的胸前，划出几道口子。疼痛使它更疯狂，不顾一切地左右甩着头，尖利的牙一下子撕开了母恐虎的喉管，血从开口处喷射出来，喷了它一脸。

母恐虎最后的挣扎停止了。

它松开嘴，看着面前已经死去的同类。这次它没再习惯性地拨弄猎物，而是直接从腹部开始。母恐虎的毛带来了些麻烦，不过后来就顺利多了。

吃饱后它躺在残缺的尸体旁眯起眼睛，舒服地打着呼噜。这样的大餐可不是能经常遇到的，剩下的部分还够吃上一个星期，至少在草原变得热闹之前它不用再担心挨饿了。充实的肚子让它多少恢复了点精神，可以用比较慈祥的目光望着不远处蹿来蹿去的兔子、毛鼠、短尾狐和其他各种各样忙碌可爱的食物了。它低低地吼了一声，心不在焉地把前腿摊开。

它碰到了那个在母恐虎前腿上的奇怪东西。

它随手拨拉了一下，那东西又开始闪光，令它有些不安。它轻轻抬起爪子，悬在那东西上方。光还在闪动。它轻轻拍了两下，那东西从母恐虎前腿上滑落下来，软绵绵地滑到地上。它蹲起来，用爪子的肉垫轻轻拨着那东西，兴趣盎然。突然，那东西像恐虎的嘴一样张开，一下子扣在它前腿上。

它吓了一跳，猛蹿起来，甩动着前腿，想把那东西甩下来，但它紧紧地箍在前腿上，纹丝不动。它停下来，咬住那东西，使劲往下扯，还是扯不动。“嗷”，它无奈地冲周围吼了一声。前腿忽然一疼，仿佛那东西长出了牙，深深插进肉里。它疼得跳起来，又倒在地上，滚来滚去。

一股陌生的感觉从前腿处慢慢扩散开来。这感觉就是没有感觉。它似乎正一点点失去自己的身体，正在被一个莫名的东西吞噬掉。它从来没这么恐惧过，一声接一声地哀叫。

接着它发现自己已叫不出声来了，只能张着嘴呼哧呼哧地吐气。它猛然想起了刚断气的母恐虎，瞬间，喉咙上似乎又有温热的鲜血流过。

它失去了知觉。

.....

空间的内部和外部不断互换。

阳光尖利的牙齿刺穿了老树浓密的枝桠。

无数亮点在黑色的空间中闪现，迅速湮灭。

阳光变成粘稠的血从树枝间垂挂下来。

电子唠唠叨叨地在质子身边跳来跳去。

青草在鲜血的照耀下冲着母老虎的尸体愤怒生长，盖住老树，漫过大山，填满湖泊，闷死了在湖边玩耍的几只小老虎。

原子们吵吵嚷嚷，挤成一团，闪着光。

整个星球都被青草盖满了。那些草还努力向天上长，想攀上绕着星球旋转的环带。

恒星噼噼啪啪地向冰冷的宇宙空间放射出无穷热量，烧焦了几株性急的青草。

.....

秃尾睁开眼睛。

它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一样，人类的历史在它眼底飞速掠过。

人类在这颗地球上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明，建起了如山的建筑，乘坐能飞的车在建筑间、城市间往来。就在这片草原上，多少年前，人们在十几米外的地方设立过一个自动取款机，它的残骸至今还埋在地下等待岁月的裁决。那里，在它丢掉的那座山上，曾经有过一座研究所，专门研究对蟑螂的防治。这棵老树的根部直接插进一间房子的废墟中，这所房子是在世界大战中被毁掉的，炸弹爆炸时有二十三个刚出生的婴儿睡在这里。在它头顶，在比高高的树冠还要高不知

多少倍的高空中，曾经有过一颗叫月亮的卫星，战争毁灭了这颗卫星，也几乎完全毁灭了人类的文明，闪闪发亮的环带就是这月亮爆炸后的遗迹。

人类的后裔至今还在这颗地球上活动，但他们的科技已经大不如前，正步入其文明的尾声。他们依然在打仗。

对了，这颗星球叫地球。

秃尾想爬起来，忽然觉得一阵晕眩，它的大脑中似乎还有电火花在爆炸。日头已偏西，风尚未变凉。它看着前腿上的智能环，多少年来，这东西一直勤勤恳恳地执行自己的任务，试图将人类文明的历史传下去。它想起那个总喜欢吃巧克力的女科学家滴滴。她一生致力于提高动物的智力，先是通过基因技术培养了一批智能猪，这倒不难，因为猪本来就比较聪明，后来她又改良了猴子、海豚、鸽子等动物，她甚至——秃尾心中不仅涌起万千感激——她甚至改良了已濒于绝种的老虎，创造了后来被称作恐虎的物种。

恐虎几乎是终极智能兽，它们体格雄伟、反应敏捷，又有接近人的智力，是滴滴引以为傲的成果。但令她始料不及的是，恐虎一旦离开实验环境，其智力就会退化。这使得恐虎永远无法真正与人类文明对抗。

难道上帝真的只保佑人类吗？

秃尾在地上画了个十字，又用爪子抹去。显然现在上帝已经抛弃了人类，地球未来的主人是谁呢？也许不再有主人，上帝已经去照顾别的世界了。

人类曾派出过无数殖民飞船。这些飞船都有自给系统，能以光速的三分之一在宇宙中巡航。他们也许早已在宇宙中的

某个地方定居下来，开始新的文明。经过许多代人漫长的太空飞行，那里的人类社会会是什么样呢？

秃尾觉得头疼，对于一只恐虎来说，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了解这么多事，还要它去思考，确实有些勉为其难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知道这些？对于一只垂垂暮年的恐虎来说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？我能做什么？为什么轮到我了？为什么？

它抬头望天，放声嘶吼。

仿佛应答它的诘问，远处的天边雷声滚动。

它再次试图爬起来，成功了。它头也不回地离开长年相伴的老树，向被年轻恐虎夺走的那座山走去。它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只是觉得应该离开这里，向远方前进。

脚下的草地还是那么柔软，绒毛般在脚边拂动，似乎在安抚它激动的心。

雷声更近了，秃尾猛然意识到这不是雷声，智能环的资料中记载有这种声音。

这是飞机引擎的轰鸣。

天边缓缓飞来一片机群，排成冲锋队形。这是一群人类去攻打另外一群人类。秃尾知道飞机的厉害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趴在一座草丘下面。这时他发现从另一边的山后也有一群飞机正飞过来。

战斗要开始了。

它还没来得及估量这会有多危险，就看到一架飞机的机头冒出了火光，几秒钟后，子弹出膛的爆破声在它耳膜边炸响——这可比兔子们弄出的声音厉害多了。

两群飞机就在草原上空缠斗在一起。草原上却出奇地安宁，所有的动物都被吓住了。秃尾愣了愣，决定先躲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它挖出一个大洞钻了进去。

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，飞机的呼啸声、子弹声、爆炸声响成一片。恐虎永远造不出能发出如此声响的东西，它们只会争夺地盘。它听到一架飞机被击中了，拖着长长的声音向地面俯冲下来。大地忽然一震，泥土铺天盖地落下来封住了洞口，秃尾在里面吓得浑身哆嗦，泥土的芬芳和周围蠕动的营养丰富的虫子也不能使他稍稍心安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安定心神，鼓起勇气慢慢挖开了洞口。

硝烟的气味。

它从洞里探出脑袋，看到空中弥漫着烟尘，遮天蔽日，无数飞机仍然在空中飞来飞去。它慢慢地钻出来，抖了抖身上的土。

有人在草丘的那一边说话，另外一人和他急促地交谈着。开始秃尾并不理解他们在说什么，但仔细听了听，就懂了。

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被击落了，好在飞机坠毁时角度很合适，草地又很松软，居然没怎么受伤。飞机上的电台坏了，他们在找备用的，以便与总部取得联系。秃尾有些犹豫是否应该和他们见面，毕竟他们现在还是这颗星球的主宰，它觉得有必要和他们聊聊。但自己的样子显然会吓坏他们，不知道这两个已是惊弓之鸟的新战士会怎样做。

最后，它决定还是试一试。它慢慢走上草丘，站在那里等待那两个人的反应。

正从座舱中爬出来的那个飞行员首先发现了它。“天啊！”

他靠在机身上叫道。另外一个飞行员回头也看到了它，立刻掏出手枪对准它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……不许动！”

“别动！我们只要不动就没事。”机身旁边的飞行员说。

“见鬼！真见鬼！”飞行员拿枪的手抖个不停。

秃尾觉得这场面有些尴尬，本来它是来寻求接触的，却把这两个人吓成这样。难道非要恐虎采取主动吗？“你们好……”它开口道。

“他妈的！”拿枪的飞行员大叫一声，抠动了扳机。

他打得很准，正打在恐虎的头部。

秃尾觉得自己忽然之间向黑暗沉下去，周围的一切迅速地淡漠，冷气从各个地方冒出来，内外空间再次互换，裹着草皮大衣的星球爆炸了……它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“你们好……”它想说，但说不出来，语言功能似乎已经抛弃它，去照顾别的恐虎了。它没有嘴、没有四肢、没有躯干、没有了一切，但还在向着那莫名的、无底的黑暗沉下去……

飞行员颤抖着向倒在地上的恐虎连开数枪，直到把它的头打烂。两人一时默然无语。许久，其中一人说：“它刚才好像要说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另一人说，“我也好像听到了什么，但也许是错觉吧。”

“不可能有会说话的恐虎。”

“对，不可能。”

他们发现了在秃尾前腿上的智能环，但不认识。争论半天后，他们决定交给上级，这也许是敌人发明的什么新式武器呢。他们把它揣起来，找出备用电台，开始向总部汇报。

一架敌机发现了他们，俯冲下来，扫射了两次，然后投下了一枚炸弹。炸弹爆炸了，把飞机、飞行员、恐虎都炸飞了，也炸飞了人类最后一个智能环。

草地上只剩下一个大坑。上空，烟尘翻滚，午后的阳光艰难地透射下来，天空一片朦胧的黄色。

午后的阳光尚还温暖。

但黄昏已不远了。

——原载《科幻世界》2002 年第 3 期